

渡边淳一

最新自选短篇小说集

春怨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渡边淳一
最新自选短篇小说集

春怨



白洁 任芳圆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怨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白洁等译.

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7.1

(渡边淳一最新自选短篇小说集)

ISBN 978-7-5039-3182-6

I. 春… II. ①渡…②白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
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1700 号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 01-2006-5969

春の怨み 2006年4月第一刷発行

© Junichi Watanabe 2006 Printed in Japan

ISBN 4-02-250094-8



春怨

著 者 [日] 渡边淳一
译 者 白 洁 任芳圆
丛书策划 刘宝华 沈悦苓
责任编辑 金 燕 董 耘 胡 晋
责任校对 方玉菊 崔建文
装帧设计 宝 华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6.5
字 数 210 千字
印 数 1-10000 册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182-6/I · 1497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目录

去往巴黎的最后一趟航班 / 1

春怨 / 31

秋凉 / 57

风之传闻 / 74

踌躇之伤 / 90

死神降临 / 103

乳房切除 / 162

光和影 / 199

去往巴黎的 最后一趟航班

十二月的阿姆斯特丹，夜来得格外的早。

白天还被乳白色雾气笼罩的街道，到了下午四点已经开始慢慢地昏暗起来，路灯和住宅的灯光开始亮了起来。并没有事先商量好哪里的灯光最先被点亮，所有的灯几乎是同时把明亮延伸到了街道尽头。

靖子的目光从桌上的记账单转移到了暮色茫茫的街道。

她的座位夹在石板铺成的电车路面中间，从这里能够看到对面的商业街。

统一一致的四层建筑物的一层，并排着一些商店。他们的玻璃橱窗被从房檐上垂下的霓虹灯包围着，看上去像是宝物箱一样闪着光芒。

荷兰人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这天，只是静静地在家中祈福。享受互相赠送礼物的快乐，则是在圣·尼古拉斯的誕生日十二月五日这天。商店里到处都是平时见不到的霓虹灯，耀眼夺目。今天距离圣·尼古拉斯的誕生日，只剩下三天了。

靖子突然望向在夜色中越发明亮起来的霓虹灯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又把目光转向了办公室。

若按日本式的计算方法，这个办公室大约二十见方。三层的办公室中央

摆着三个人的桌椅，靠里面一角的是分店长的大号桌子，前面的则是负责接待客户的地方。

这家日兴物产荷兰分店，是只有四名员工的小公司。店长松崎是日本人，负责营业的翰克和秘书兼打字员约翰娜是荷兰人，再加上靖子。

靖子在这里的工作是整理进货和发货的记账单。在这儿工作之前，她曾经在一个荷兰朋友的家里寄宿了三个月，正当自己一个人呆烦了的时候，得知这家公司招用日本人的消息。于是就当是过渡一下，靖子马上就这儿应聘上班了。

靖子毕业于日本R私立大学的英语系，在这期间学习了英语的日常对话。来荷兰之前曾在欧洲逗留两个月，所以在语言交流方面没有什么障碍。

当然了，靖子是不懂荷兰语的。但是荷兰人差不多都会英语，工作中的问题用英语也可以解决。但是并不像约翰娜那样能用英、德、法、荷四国语言进行流利的对话，打字方面也不是很熟练，所以给她一些整理记账单之类的简单的工作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约翰娜刚刚被叫到松崎那儿去了，现在回到了靖子旁边的椅子上，又开始打起字来。翰克下午就出去了，一直没有回来，屋里只有松崎和两位女士。

靖子看了看挂在正面墙壁上的时钟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手表。

墙上的时钟是四点十分，可自己的手表是四点十五分。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等打字机的声音停止后，靖子问道。

约翰娜回了下头，又看了下自己的手表说：“四点十五分了。”

“谢谢，那个时钟慢了。”

靖子把目光投向那个时钟。

“这么说，四点五十五分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
约翰娜耸耸肩，故意不让松崎听见，小声地说道。

约翰娜是个性格很开朗的好女孩，年龄比靖子小三岁，今年二十二岁。

这家分店开业前一年半就在这里工作了。她的头发是茶褐色的，四肢又细又长，是个典型的荷兰姑娘。

靖子又把目光投向了窗外。残留在教堂塔尖上残阳的微弱光芒渐渐消失，街道完全黑了下来。

“有急事吗？”

约翰娜打完字后问道。

“从刚开始就一直在看表，和男朋友有约会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

靖子摇头回答。约翰娜挤了一下眼点了点头，然后把刚刚打完的文件拿到松崎那儿。

这时，靖子从连衣裙的口袋里拿出一封信。

YASUKO TAZAKA（田坂靖子）

用圆珠笔写的名字和住所，零零乱乱地散在信封的名字栏上。

YOSHIHIRO KIRIKAE（切替义浩）

寄信人的名字也用的是同样的字体，后面还标出了汉字的写法：切替义浩。

靖子边听着约翰娜和松崎的对话声渐渐远去，边从信封里拿出了信，信纸是航空信件专用的薄纸。

我二号去巴黎，但是只在巴黎呆一天，三号就必须去贝鲁特了。我原本非常想去阿姆斯特丹看望你，但是有比较紧急的事情，而且还是和宇野部长一起，不太方便……

这次旅行，巴黎算是离阿姆斯特丹最近了。有一个请求，你能来巴黎一趟吗？我们住的宾馆在凯旋门附近，叫特洛瓦伊宾馆，电话是6773052。下次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来，但是现在非常想见你一面，不见不散……

靖子看着右边墙上的日历。十二月二日，星期五。无论再确认多少遍……就是今天了。

二

田坂靖子最后一次见切替，是一年前的冬天，地点当然是在日本了。

十二月五日，六点，新桥的“马利奴”。

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，靖子都清楚地记着。

靖子提前五分钟到了，切替却迟到了十分钟。靖子急切的心情和切替不紧不慢的性格，已经通过去赴约会的时间表现出来了。

“去哪儿填一下肚子吧。”

切替刚喝了一口咖啡就拿着账单站了起来。

“等一下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先坐下。”

切替已经直起来的腰又慢慢地弯下去。

“有件事要问你。”

“什么事啊？”

“嗯，所以先坐下。”

靖子并不想用这种方式进行谈话，她觉得这些话从自己嘴里说出来是一种失败。

但是，切替明明迟到了却没有道歉，只想着快点去吃饭，然后吃完饭就会像平常一样去喝咖啡。靖子已经受不了切替这种认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态度。

“今天见面一直板着脸，怎么了？”

切替看着靖子的脸，很奇怪地问。以前一直都是按照他说的那样，在附近的饭店简单地吃点饭，然后去宾馆一直呆到十点或者十一点再分手。这种安排，切替当然不用说了，可靖子也没表现出反对过。

“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？”

“瞒着你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什么事情啊？”

“别装傻了。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啊，你说清楚点。”

“要是你自己不好说的话，我说给你听！”

身材瘦小的靖子面对切替瞪着圆圆的眼睛。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切替，觉得他们似乎一切都要结束了。那一瞬间的迟疑，切替认为那只是靖子的胆怯。

“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，快说呀。”

“没有误会。”

“那你说是是什么？”

“你们，有孩子了是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妻子，明年就要生孩子了是吧？”

切替睁大了眼睛，随即又慌慌张张地将视线落到了咖啡杯上。这不经意的一瞬间被靖子捕捉到了。

“怎么不说话了？要是男人的话就解释清楚啊！”

切替沉默不语的样子，更激起了靖子的怒火。
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切替的声音出奇地平静。

“公司的人都知道，山代、野上、广田……他们都知道，不知道的只有我一个人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，你不知道即使被隐瞒也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吗？”

靖子说完了突然意识到周围的人都在看着自己，忙把探过桌子的身子往回收了收，然后用低沉僵硬的声音说：

“你从一开始就打算一直欺骗我是吗？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本来打算这次见面时告诉你的。”

“这次？这次是什么时候？圣诞节的时候作为礼物告诉我吗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总之，这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是？你们俩都有孩子了，难道这还算大不了吗？”

“因为这件事并不影响我们俩之间的相处啊。”

“当然有影响了，非常有。”

“你不是已经知道我结婚了吗？并且也认可了，不是吗？只是生孩子这件事不认可，有点太奇怪了吧。”

“我是承认了你们的婚姻，但并没有从心里认可。”

“但我们不是一直在交往吗？现在也是啊！”

“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”

“喂，等等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。”

“总之，你做父亲这件事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原谅的。”

“这是什么道理啊？！”

“这是对你所做事情的惩罚，总之我不会再见你了！”

“真是莫名其妙！”

“真正莫名其妙的是你！”

“你好好想想，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和我分手啊。”

“我走了。”

“喂，靖子！”

切替拼命追赶挽留，靖子就是不理睬，径直走出了咖啡店。

走出喧闹的人群，靖子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她低着头迅速拐了个弯，慌慌张张地躲到大楼的背后用手绢按在了眼睛上。

自那以后，靖子就再也没有和切替约会过。

切替给靖子打过好几次电话。虽说不在一个部门，但是在同一家公司里每天上班下班或者是休息的时候，偶尔还会碰面。

在那个时候，切替就好像是有什么话要对靖子说一样看着她，然后慢慢靠近。但是靖子一看到切替就马上转身，逃离开他的视线。

靖子直到现在都不想见到切替。装出一副对孩子的事情毫不关心的样子，其实却让妻子怀了孕，这种虚伪的做法是无法原谅的。妻子都已经怀孕八个月了，被追问的时候才说什么本来想要说出来的，这只不过是切替当时的一个借口罢了。如果当时不是靖子先问起来，恐怕切替还打算一直隐瞒下去呢。虽然现在知道了，但是至少在半年的时间里，切替都是一直隐瞒着靖子的。

别说听到他的声音了，就算是偶尔听到别人提到他，靖子也觉得非常反感。她想从一切和切替有关系的事中解脱出来。

和一年前切替结婚时一样，靖子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滋味。

一年前，切替和靖子有了肌肤之亲，而且明知道自己爱的是靖子，最后仍然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。他说是被父母强迫这样做的，他自己也没有办法。实际上他家就在那个女人家的附近，他们从小就在一起，算是青梅竹马了。虽说是父母要求的，但最后选择谁却是他自己拿的主意。

其实按理说，靖子在那时就应该和切替做个了断。和一个有妇之夫交往，她并不喜欢，而且那样下场会很惨的，但是靖子却深深地钻进了这场屈辱的感情中。

新婚蜜月回来后，切替就马上出现在了靖子面前，告诉她这次的婚姻是失败的。但是已经上了岁数的父母哭着恳求，也就只能这么办了。可是真正等到结了婚，才觉得非常后悔。

“直到结婚之后才明白，原来自己真正爱着的人是你。”

切替结婚时，靖子难过得连饭也吃不下，她发誓再也不相信男人了。但是现在切替这样认真地告诉她自己的想法，虽然为时已晚，但从心里来说也并不是不能接受。

也许只有我真正适合他……

被这种想法所刺激的靖子的自尊心，开始有了些许骚动，在心灵深处潜藏着的母爱之心似乎被唤醒了。

一周过后，两个人又和好了。

切替和靖子像以前一样，下班后约会，一起吃完晚饭后再去宾馆，十点左右分手。他们每周约会一到两次，去的是离大久保很近的K宾馆。次数和地点都和以前一样。

切替的态度也完全不像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。

有时候两个人在宾馆里呆到十一点甚至十二点，切替也还是不着急回家。“下次周末见吧。”靖子故意说着明知道不大可能的事情，可他却真的去赴约了，偶尔还会在宾馆留宿一晚的。

“你妻子不生气吗？”

“要是生气了就会和我分手，那样不是更好吗？”

切替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。靖子看着切替沉着坚定的样子，认为他说的与自己妻子的不和，并不是什么谎言。

不知不觉中，靖子开始对切替抱有幻想，觉得他有一天会和妻子离婚，然后和自己在一起。

这只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预测，而不是真正的未来。但是一旦有了这种想法，就会加速膨胀，靖子已经把它当成是两人之间的约定来看待了。

她认为现在只是从形式上暂时把切替借给了他的妻子，切替最终还是会回到自己身边来的，现在只是回到自己身边之前的那个代替的切替。

丈夫已经开始厌恶妻子，婚姻生活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了。对于有这样想法的靖子来说，听到两个人有了孩子这件事，犹如晴天霹雳一样。

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从朋友的口中，靖子质疑地问是在说谁的事情。当第二遍听到切替的名字时，她仍旧觉得朋友是在和自己开玩笑。当从另外的一个人嘴里听到同样的消息时，靖子终于开始相信了。

靖子自从知道切替结婚后就已经习惯了他的虚伪。所以虽说是生孩子，现在也没有什么必要大惊小怪的。乍一听起来确实不太道德，但是切替也有他自己的苦衷。

靖子承认切替的婚姻是因为切替把他和妻子的分手作为前提，靖子认为

他们现在的这种婚姻只是一时的形式。如果他们永远都不分手的话，那么也不会认同他们的婚姻。

如果有了孩子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有了孩子，就会构筑起一个新的家庭，夫妻之间就会产生新的无法割断的亲情。所以切替就不仅仅是一个丈夫了，他还是一个父亲，还担起了新的责任和义务。

其实仔细想想，靖子认为切替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不被家庭所牵绊，洒脱的气质。他是个有才干的人，这已经被大家所公认。然而这样的男人却在家中和妻子一起沉迷于孩子的事情。光是想一想靖子就有一种想吐的感觉。她觉得切替其实就是个平凡的男人。伴随着自己美好梦想的破碎，靖子突然开始对以前那个给予切替信任的自己憎恶起来。

与切替在一起，最终也只是一个梦想罢了。

现在，对那个让自己抱有这个梦想的男人只剩下恨意了。但是，自己对这个梦想的一意孤行，未免更让人觉得悲哀。

靖子对切替的留恋，到此为止彻底结束了。

后来靖子听说切替的妻子生了个女孩。在这之后两个月，靖子便辞了职，然后回到父母那里闲住了一个月，之后就带上了自己所有的存款准备去国外。

靖子大学时代的一些朋友在航空公司上班，还有几个结婚后去了欧洲的，靖子在他们的帮助下离开了东京。

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，大概钱用光了就会回国。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月的样子，但是她比较节约，又是住在朋友家，所以就多住了一个月。

谈不上去旅游，靖子只是想要离开日本。确切地说，只是想从切替身边离开。

所以专心致志的在阿姆斯特丹工作，并不是靖子本心希望这样的，也不是早有计划这样做的。所有的一切只是想忘记切替，仅此而已。

虽说有朋友在这里，但身处异乡还是会觉得有些孤单。在东京的时候，如果觉得寂寞了坐两个小时的车就可以回到静岗的父母那里。也并不是总回

去，但是只要想回就可以回去的。

但是，在阿姆斯特丹就不是这样了。姑且不说是否有时间，费用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虽然在这里交流方面没有障碍，日常生活方面也没有什么不便的地方，但是人与人之间在心灵上的交流确实很难做到。遇到不开心的时候，像在日本那样得到怜爱是是不可能的。

但是这并没有给靖子的生活带来障碍，在这里她可以不用天天想着切替而度日。也有男士追求靖子，与自己语言、肤色不同的男士在一起游玩，她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的。

终于能够把切替的事情忘掉了……

再有一年可能会忘得更加彻底一点，即使是现在，有时候一整天都不会想起他来。也许用不了一年，只用半年、三个月就已经足够了。

为什么这个男人会让她如此的生气，靖子有时会突然不经意地想到这个问题。然后就对自己的警醒感到惊讶不已。

但是，自己真的已经把切替的事情都忘掉了吗？对他的事情已经完全不关心了吗？靖子这样问着自己，突然变得没有自信起来。

难道是自欺欺人？是故作忘记？靖子变得不安起来。

在这之后过了几个月，靖子终于没有再做有关切替的梦。偶尔梦到时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感觉到胸口憋闷。靖子觉得会梦到他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寂寞感在作祟。

三

“靖子，和我一起去逛街吧。”

刚到五点下班时，约翰娜拉着靖子的手说。

“逛街啊……”

“你不是说今晚没事吗？”

“是说过……”

“那就走吧。”

约翰娜站起来走向房间右侧的衣物柜，开始收拾东西。松崎也意识到该下班了，开始整理自己桌上的东西。

靖子站了起来望着窗外，灯光在雾气中朦胧地散向四周。

“怎么啦？快穿衣服啊。”

“今天是十二月二号对吧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去巴黎的航班最晚几点？”

“你要去巴黎？”

“不是，我不去。”

靖子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，走向衣柜。松崎接了个电话，好像是日本人打来的，他中间开始用日语说起来。二十分钟前外出的翰克回来了，轻轻地拍了拍松崎的肩又走了，好像有什么约会似的。接完电话的松崎好像很高兴的样子，嘴里哼着日本的老歌也开始准备回家了。

“再见啦。”

“今天辛苦了。”

约翰娜和靖子边向松崎告别边往门外走。

五点钟一过，结束一天工作的人们像潮水一样一起从楼里涌出来。骑自行车回家的人穿梭于大小车辆形成的缝隙中，渐渐地消失在远处。

“我想买一件毛皮大衣。”

约翰娜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说道。她的大衣虽然是用很厚的棉花做的，但感觉还是不如毛皮暖和，而且在袖口和下摆处已经有些磨损了。

“现在去哪呢？”

“去卡鲁巴鲁商场吧，今天是一定要买的呀。”

两个人穿过公司前的小路，来到沿着运河的一条路上。比起大路上的繁华喧闹，这条被两排榆树夹在中间的小路，与运河共同产生一种宁静的默契。